

两·地·书·丛

LIANG DI
SHU
CONG



军与
红
军与
萧
萧
王德芬

XIAO JUN YU XIAO HONG
XIAO JUN YU WANG DE FEN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两地书丛

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王德芬

本社 选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248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7.30 元

ISBN 7-80505-808-3/I · 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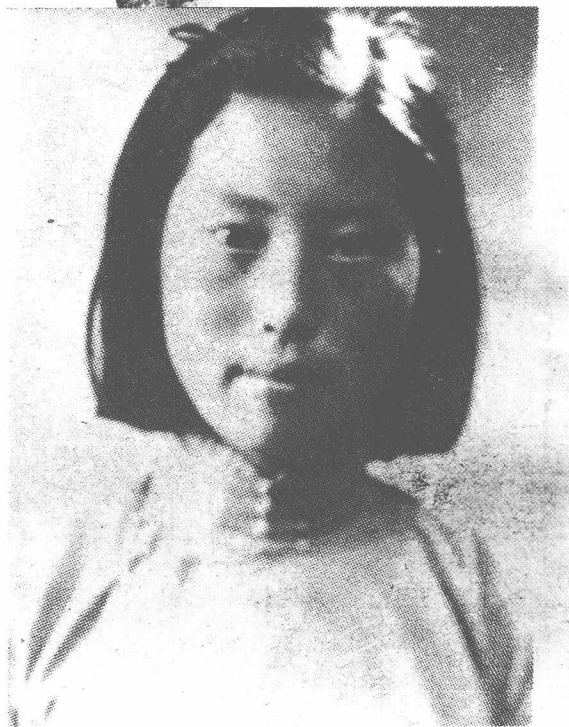


1934 年萧军与萧红 摄于哈尔滨

一九三六年萧红摄于日本



一九三七年夏王德芬在上海与萧军初次见面时



● 萧军与萧红

前 言

这里所辑存、注释的几十封书简，大部分是萧红于一九三六——七年间，由日本东京寄回来的；也有几封是她回国后，又去北京，由北京寄到上海的。

我为她寄去日本的信件，由于当时国内和日本的政治环境正是十分恶劣，不宜于保存在身边，一旦被日本“刑事”搜出，而发现她的左翼作家身份，这会增加无限的麻烦。因此当她去日本之前我就告诉她，信读过以后，马上就焚毁或消灭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我给她的信就一封也没遗留下来。至于如今留下的几封，这全是后来她从北京带回来的。

关于这批书简还能够存留到今天，居然还能够和读者们见面，这只能说是一个偶然的“奇迹”！若按一般规律来说，它早就该尸骨无存了。

从一九三六、七年计算到今天，已经是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对于我们国家、社会……来说，是一个大动乱、大变换……的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在生活方面是东飘西荡，患难频经，生

· 前言 ·

死几殆，……当时一身尚难自保，更何能顾及到身外诸物？……兴念及此不能不怆然以悲，怆然而涕，悚然以惧，以至欣然而喜也！

一九三八年初春之夜，当我和萧红在山西、临汾车站上分别时，我竟忘记了这批书简应该由她带去西安。待第二天我检查提箱中诸物时，才发现这包书简尚留在箱子里；同时在椅子下面还发现了她的一双棕红色的短腰军式女靴竟也被遗落下来。……

火车前夜就开走了，估计已到了西安，当然不可能再由她带走。这时候，日本军队要进攻临汾的消息很急迫，“民族革命大学”决定要撤退向晋西南的“乡宁”，正在匆忙地准备中。有一些教员们也全纷纷准备乘火车去西安；有一些身体较好的单身人，就要步行到黄河边，渡河去陕西或者去延安。……

有一位教员 T 君要步行渡黄河去西安，我就托他把这包书简，连同其它一些东西，还有那双女靴带去西安给萧红，还附了一封信给她：

红：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
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
再见了，一切 D 同志会照顾你，……

祝

健康！

军

与这批书简一起有《第三代》一、二部合订本一册，以及它的一些底稿和一些别的信件与材料，……包了一个小包，在包皮上还写了这样几个字：“我不愿失落了它们！”又给 D 同志写了一封信：

D 同志：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底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我那日记和朋友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底眼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

（以上二信均摘录自我所出版的《侧面》第一章）

这位 T 同事他并没去西安，他去了延安。不久后我也到了延安，他又把原包交还给我了。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我去延安，路上冒着被国民党关卡检查出来的危险，从重庆它们又随我到了延安。

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冬，我随着东征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去张家口待转路去东北时，我的一些书稿、材料之类，由一匹马驮载着，路上经过一条河，两匹马在渡河时咬起架来，把箱子竟翻落到河水里。亏得事先我把箱子里怕水湿的东西全用油纸包裹了几层，才没有全部被水所浸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我的家几度被抄没以后，所有书籍、文物、手稿、书信、写作材料，……等等，可以说是“荡然无存”！——这些书简当然也无从幸免，也全被席卷而去！直到一九七四年我的人身被宣布“解放”以后，才分成了几批把一些书籍、文物、信件、材料、手稿……等陆续归还给我一部分，有一些就无从查找，大概是失落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间，当我正在京城东郊东坝河村居住时，于

故纸堆中才偶尔检出了这批书简。虽然那堆“故纸”归还给我已经有了几年，但因为我没心情整理它们，这“故纸”就一直被捆绑着堆在屋角里竟也有了几年！……

发现了这批书简以后，我把它们按月日排了顺序，从头看了一遍。发觉到有的字迹已经漫漶难于辨识了，有的纸张已经破碎或在开始破碎了！再经过若干时日，我估计可能就要成为一批废纸！这期间我将把五十几年来记存或余存的以至大革命过程中所写下的约有八百首左右旧体诗，抄集起来初定名为《五十年故诗遗存录》装订完了，就又决定把这批书简也用毛笔抄录一份，加以适当的注释，我以为它们将来对于有志于研究这位短命作家的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等各方面，会有一定参考用处的。尽管此时正当酷暑逼人，蚊蝇纷集，汗流透衣……我还是坚持着抄录、注释下来！……

九月十四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组”牛汀同志来，并携有一封约稿信，我和他谈了关于这批书简的问题，他说“资料丛刊”很愿意刊载这类资料。我和他初步商定，先把注释出来的二十封信拿出发表。决定以后，我就请我的二女儿萧耘日夜兼行，抄了二十封信交出版社暂先刊载。

待全部书简刊载以后，我还要写一篇“后记”。在这后记中拟把聂绀弩兄纪念萧红的一篇文章和几首诗；我个人从《侧面》一书中摘录出的一段短文和几首诗也附入，由于它们与这批书简全有着一定关联性的。

萧军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一日于
京都银锭桥西海北楼记。

目 录

一、萧军与萧红.....	(1)
前言.....	(1)
萧红致萧军.....	(1)
萧军致萧红.....	(121)
附录.....	(135)
(一)《海外的悲悼》.....	(137)
(二)《侧面》(摘录).....	(140)
(三)《在西安》.....	(151)
二、萧军与王德芬.....	(157)
前言.....	(159)
萧军致王德芬.....	(161)
王德芬致萧军.....	(251)

萧红致

萧军

由船上寄——上海

(36年7月18日发)

第 一 信

君先生：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这是黄昏以后我才给你写信，舱底的空气并不好，所以船开没有多久我时时就好像要呕吐，虽然吃了多量的胃粉。

现在船停在长崎了，我打算下去玩玩，昨天的信并没写完就停下了。

到东京再写信吧！祝好！

莹 七月十八日

源先生好！ 莹

注释：

这是她去日本在船上写来上海的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上海。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

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很多了。黄源兄的夫人华女士就正在日本专攻日文，还不到一年，已经能够翻译一些短文章了。何况有华夫人在那里，各方面全能够照顾她……。

经过反复研究商量，最后我们决定了：她去日本；我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

也由于这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书店给结下了一笔代卖的书价来，数目约三、二百元，我们各自带了一部分。她因为出国就多带一些，我则少带一点。

具体上船的日期和时间无从记忆了，从她发信的日期来推断，可能是在七月十六、七日之间。

我们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居以后，分别得这样远，预期得这样久，还是第一次，彼此的心情全很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过去由于贫穷，两个人总是睡在一张小床铺上的，这对于彼此充分休息全受干扰，特别是对于容易失眠的她。到了上海，有一次竟借到一张小床，她很勇敢地自愿到那张小床上去住，我也同意……。

我们所住的是一间不算太大的二层前楼，我的床安置在东北角，她的安置在西南角，临睡时还彼此道了“晚安”！

正当我朦朦胧胧将要入睡时，忽然听到一阵抽泣的声音，这使我惊醒了，急忙扭开了灯，奔到她的床边去，我以为她发生了什么急症了，把手按到她的前额上焦急地问着：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她没回答我，竟把脸侧转过去了，同时有两股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滚落到枕头上来。

她的头部并没热度，我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来想寻找脉搏，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罢！——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哭？”

她竟格格地憨笑起来了，接着说：

“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眼泪又浮上了她的眼睛。

我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她的前额上剥啄了一下说：

“拉倒罢！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如今她竟一个人离开祖国和亲人，孤零零地飘荡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远去异国，正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心情我们彼此虽是相同的，但对于离去者将更要凄惘和哀伤！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七八，八，二十六日注于海北楼

日本东京——上海

(36年7月21日发，7月27日到)

第 二 信

均：

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当我搬房子的时候，我想：你没有来，假若你也来，你一定看到这样的席子就要先在上面打一个滚，是很好的，像住在画的房子里面似的。

你来信寄到许的地方就好，因为她的房东熟一些。

海滨，许不去，以后再看，或者我自己去。

一张桌是（和）一个椅子都是借的，屋子里面也很规整，只是感到寂寞了一点，总有点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住下几天就好了。

外面我听到蝉叫，听到踏踏的奇怪的鞋声，不想写了！也许她们快来叫我出去吃饭的时候了！

你的药不要忘记吃，饭少吃些，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两次，假若身体太弱，到海上去游泳更不能够了。

祝好！

别的朋友也都祝好！

莹 七月廿一日

注 释：

第一封信则是在船上写的，这封信则是到了日本东京见到了华夫人并找定了居处以后写来的。

初步，她对于自己的“新居”似乎还满意，而且说我一见到“这样的席子”就要在上面先打一个“滚”，这是说明我们彼此对各自的体性“相知之深”，生活在一起并没什么“矜持”的习惯。

那时我们的年龄也全不能算太小了，人生的辛苦和折磨……经过得也不算少了，但还能够保持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彼此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无顾忌。她估计得不会错，在那一情景下，我可能就会打一个“滚”的。

她听到了蝉叫，听到了异国特有的木屐声……感到了“寂寞了一点，总有点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我充分理解她少的就是我，如果我们共在，无论是蝉声、木屐声以至“寂寞”……就全不存在了。由此可见，“人”总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我究竟在吃什么“药”呢？一点也记不得了，好像那时期我在神经上似乎曾闹过一次什么毛病？夜间还去了一次医院！……。

那时，大概我是贪吃的，因此她要我“少吃”。

七八，八，二十七日于海北楼